

本期人物

清初首任吉林打牲乌拉衙门总管哈勒苏

哈勒苏(1561-1643),满洲镶黄旗,富察氏,世居琿春。历任琿春防御、总游击、吉林打牲乌拉衙门总管。哈勒苏一生效扶持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两朝帝王,为保卫东北边疆、开发东北边疆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哈勒苏所在的琿春富察氏自辽金以来,便在琿春居住,是琿春的名门望族,在明朝中叶努尔哈赤创建后金国初期,便依附努尔哈赤。哈勒苏的父亲哈木都是琿春富察氏的“穆昆达”(家族首领),也曾担任琿春总游击职务(相当于今延边军分区司令员)。

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诸部后,建立起后金王朝,在起兵反明初期,急需扩充人马。琿春地区河网密集,盛产黄金,且又临近东海(今日本海),海产丰富,是东海沿岸女真人居住较为稠密的地区。努尔哈赤在与乌拉部争夺琿春控制权过程中,先后招抚琿春最有实力的沙济城富察部、裴优城瓦尔喀部和东海库尔喀部,将琿春纳为后金国辖境。其中裴优城瓦尔喀部首领何和礼被努尔哈赤封为正红旗总管,名列后金国五大臣之一;东海库尔喀部舒穆禄氏首领杨古利是努尔哈赤的女婿,被称为“额

附”,他们都是大清国的开国元勋。哈木都和哈勒苏父子先后被努尔哈赤封为琿春总游击,主要任务是稳定琿春环境,保持琿春通往东海沿岸通道畅通。

努尔哈赤每年都要派出手下得力大将率兵前往东海广大地域征募兵员,据《琿春史志》记载,仅从明万历三十五年至明崇祯十三年(1607-1640)33年间,向东海出兵33次,招募、房获壮丁、人口15800余人。每次出兵,都由哈勒苏派人作为向导,如哈勒苏的大哥图可尼,多次协助大将杨古利、扈尔汉征东海,后来,为加强对东海疆域管理,作为驻军留在了“瞭渔湾”(今海参崴)。

哈勒苏属镶黄旗,杨古利属正黄旗,杨古利每次出征东海途经琿春都是由哈勒苏的三儿子依成额、四儿子都克山做向导。后来哈勒苏找到杨古利说:“让我的两个儿子随了你,不在镶黄旗,属正黄旗吧。”杨古利求之不得,因为哈勒苏的两个儿子对琿春沿海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都很熟悉,有他二人在身边,等于有了可靠的耳目。杨古利特别感谢哈勒苏的盛情,将哈勒苏的两个儿子收留在军中帐下。后来,由于哈勒苏的两个儿子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官至三品衔

参领。

杨古利和哈勒苏在长期共事交往之中相处得非常好,杨古利看到哈勒苏的小儿子虽哈纳帮助哈勒苏处理军务和政务非常得力,便决定将自己的侄女嫁给虽哈纳。后来,二人在宁古塔成婚后,生下个儿子,即后来的康熙朝抗俄名将“首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

后金天命六年(1621)正月,哈勒苏收到后金国八贝勒皇太极发来的令箭,令琿春总游击哈勒苏接到令箭后,安排好琿春事务,速速带领富察氏家族兵丁赶到赫图阿拉。六月,哈勒苏参加了攻占明义州和沈阳攻坚战。在攻打沈阳城门时,皇太极的战马被射倒,皇太极摔倒马下,哈勒苏扑上前去,用身体护住皇太极,面部被流箭射中。沈阳被攻占后,努尔哈赤赏哈勒苏黄马褂一件。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在攻打宁远城时不幸受伤,八月驾崩。九月,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八贝勒皇太极继承汗位,改元天聪。

皇太极即位后,继续实行推翻明朝的战略。为了保证有充足的战略物资和给养供应,皇太极决定派哈勒苏到吉林乌拉(今吉林市)

为后金国创立后勤生产基地,着手建立吉林打牲乌拉衙门,由哈勒苏任吉林打牲乌拉衙门总管,负责后金国战略物资和后勤给养供应。

吉林乌拉背靠长白山,拥有广袤的森林,前接松辽平原,肥沃的水林地是东北的粮仓,丰沛的水林田都被后金国的王公贵族瓜分了,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私人田庄。要想建立后勤供给基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把私人田庄转为官庄。

哈勒苏到任后,在皇太极强力支持下,费尽周折,很快就将王公贵族的田产、山林、河流湖泊收归打牲乌拉衙门所有,设有专人负责米户、狩猎、土特产采集、水产捕捞、弓箭和箭杆及扎枪制造等事项务。在哈勒苏的勤奋努力下,打牲乌拉衙门各项事业井然有序开展起来,各种后勤补给物资源源不断地向前线供应。建立吉林打牲乌拉衙门,为以后在吉林建立船厂将军衙门、吉林将军衙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金天聪三年(1629),经过哈勒苏两年艰苦努力,吉林打牲乌拉各项事业都已打好基础,步入正轨。但哈勒苏又接到皇太极旨意,要哈勒苏带领全家,到宁古塔去,配合宁古塔昂帮章京(将军)抗击

沙俄侵略,保境安民。封其子虽哈纳为宁古塔城守尉,哈勒苏虽然年近七旬,仍以三品衔将军身份参与宁古塔政务。

后金天聪年间,东北还没有设盛京将军、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宁古塔昂帮章京辖境东至东海库页岛,西至蒙古草原及尼布楚、瑗琿、呼玛一带,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南至琿春辖境。哈勒苏父子到任后,要做的一是查巡边界,此时沙俄已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在黑龙江流域已有沙俄侵略军出现;二是招抚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三是招募训练八旗军队,做好随时反击沙俄侵略军的准备。

哈勒苏在70多岁时,仍负责操练军队,特别是在宁古塔开办少年演武场,注重培训童子军。哈勒苏的孙子萨布素10岁时便能骑马射箭,在学好汉语基础上,又熟练掌握俄语和达斡尔语言,从军后屡立战功,从马甲、骑骆驼步步晋升,官至宁古塔副都统。

哈勒苏从在琿春戍边,到奉调去辽东对明作战,又去吉林创建打牲乌拉衙门,后又去宁古塔抗俄戍边,直至82岁在宁古塔病逝,走过了不平凡的一生。

(摘自《琿春历史名人》)

上世纪20年代末,大荒沟住着一位名叫李永春的老人,一家四口人,以种地为生。辛苦一年,肚子却还是填不饱。一家人总是想着:只要肯出力,日子总会好的。可到秋天向地主交了粮,家里也就勉强糊口。直到遇到了共产党,他们才明白了其中的原由,也懂得了要肩负起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使命。

大荒沟是我党较早开展工作的地区之一,党组织从支部扩大到区委,一大批抗日救国的先进分子加入到革命的队伍。老李家的四口人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的家也因此成了地下组织的活动场所。1930年秋,来大荒沟帮助建立琿春县委的东满特委两名同志住在了他家里。一家人白天忙着下地干活,晚上就围着两名同志,让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老李的儿子常常带着人生地不熟的同志,到附近的村里开展工作。有人问起他便说:“这是远房的亲戚,过来找活计”。但是,狡猾的特务却不放过一丝领赏的机会,屁颠屁颠地跑去日本主子那里告了密。

一天清晨,收到线报的日本讨伐队直奔老李家方向而来。刚出门不远的李家大娘看到气势汹汹的敌人,便急忙跑回屋,把一名同志拽到屋外侧牛草的地方,让他赶

紧趴下,用草将他全身盖上,藏进了草垛里。可草垛只能躲一个,另一名同志怎么办?十万火急,容不得多想,便一头闯进儿媳的房

间,叫醒正在酣睡的儿子,叫他拿把镰刀装着干活出了门,然后让另一名同志躺在儿媳的旁边。果然,没一会儿工夫,敌人的讨伐队就闯了进来,大声叫嚷着要她交人。

“听说你家亲戚了?人呢?”

“没找到活儿就回去了!”

“回去了?我看是革命党吧!赶紧交人!”

“真回去了!”

面对凶恶的敌人,大娘不紧不慢地回答着特务的提问。

然后,大娘又若无其事地把门拉开说:“你们看,除了儿子和儿媳没有第三个人”。讨伐队一看,确无他人,便顺口骂道:“这啥时候啦,还在被窝里不起来”。

敌人把老李家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即没发现可疑之处,也没发现值钱的东西,只得败兴而归。就这样李家大娘机智勇敢地掩护了两名东满特委的同志。同年10月,中共琿春县委在大荒沟清水洞正式成立,从此琿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十几年的艰苦抗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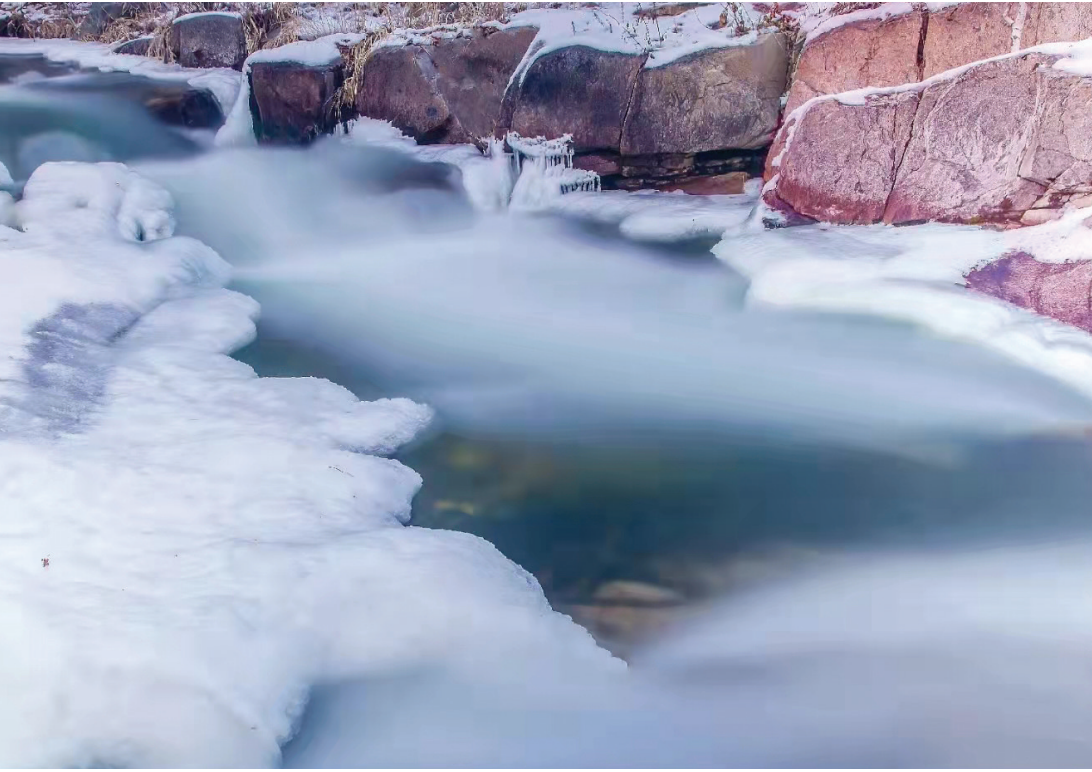
(摘自《红色记忆——琿春革命老区故事汇》)

美食橱窗



↑烤冷面是延边地区特色小吃之一,添加鸡蛋、香肠等,经过铁板的烘烤,涂上朝鲜族特色酱料,香软可口,非常受大众喜爱。

游在琿春



↑往日流水潺潺的琿春吊水壶,随着冬季气温降低,形成了独特绝美的冰雪景观。

高飞 摄

1920年10月,琿春大地腥风血雨,烟筒砬子上空,凝聚着愁云惨雾。出兵西伯利亚进行反苏战争的日军第14师团28联队,经波谢特港湾窜入琿春。他们同越过图们江入侵琿春的日军19师28联队相配合,在琿春境内开始了疯狂的“大讨伐”。对朝鲜族、汉族和满族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野蛮屠杀。然而,在生与死的危难关头,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面前,延边各族优秀儿女,同仇敌忾,生死与共,互相掩护,顽强斗争,谱写了一曲英勇悲壮的民族团结之歌。其中,琿春县哈达门乡中心村汉族农民老周,朝鲜族青年小朴和汉族人一起,救护著名的朝鲜族反日志士黄炳吉先生的家属——琿春“爱国妇女会”副会长金淑卿女士的故事,就是最光彩照人的一项。

这一年十月初,一支日军“讨伐队”恶狼般地扑向烟筒砬子。这里是著名的反日志士黄炳吉先生开展反日斗争的重要据点,又是琿春地区20年代反日斗争的发源地之一,日本鬼子早就把这里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一群敌人先闯入了黄炳吉先生的家,翻箱倒柜,扒天棚,挑炕板……他们到底搜什么呢?原来,他们接受特别命令,寻找黄炳吉生前用过的3号手枪和他留下的文件、遗物。可是,敌人打错了算盘。黄先生的这些遗物,早就由他的夫人金淑卿转移了。3号手枪和“断指同

民族渊源

朝汉群众联手救护烈士家属

盟”血书,已经埋在中苏国境线“泉洞”的岩石下面,文件已用油纸包好封严,藏在泔水桶下面。

敌人什么也没有翻到,便气急败坏地掐住金淑卿的脖子,威胁道:“不交出3号手枪和文件就毙了你。”对于她来说,自从丈夫牺牲后,仇恨使她抗日的热情更高了。她竭尽全力开展“爱国妇女会”工作,连命都豁上了,哪能把敌人的威胁放在眼里。虽然敌人对她拳打脚踢,枪托乱砸,打得她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但是只有两句话:“不知道”和“没有”。

敌人从她嘴里掏不出任何东西,便丧心病狂地把她押到黄炳吉先生的坟场,当着她的面掘坟开棺。然而,敌人又失败了。在这里他们仍然什么也没得到。百般无奈,敌人把金淑卿押回哈达门。

当她被押到哈达门中心村时,眼前是阴森森的刑场。日本鬼子把从烟筒砬子、哈达门抓来的36名朝鲜族群众捆绑起来,排成行,背后架起了机枪。金淑卿被押来时,排到第37个人的位置上。村里人都被驱赶来,强迫目睹这一惨状。敌人企图以此来威胁群众,以动摇

朝汉族群众的抗日斗志。

在被驱赶出来的村民中,有一位姓朴的朝鲜族青年和一位姓周的汉族农民。他们看到满脸血污的朝鲜族妇女被押进刑场时,二人吓呆了!这不是“黄嫂”吗?原来,小朴和老周二人很敬重黄炳吉夫妇。民国初年小朴和老周都在县里当税收官,多次到烟筒砬子去收新开荒地的地税。二人心地善良,又公道。他们看到烟筒砬子一带的朝鲜族农民,一个个家境贫寒,刨点荒地也是勉强糊口,十分同情。每当金淑卿代表左邻右舍找二人求情时,都尽力给予减免。他们几次去黄先生家,黄嫂都热情地接待。

其实,金淑卿能同汉族各界人士和睦相处,同黄炳吉先生的活动分不开。黄炳吉16岁离家从事反日活动以来,一直广泛地接触包括民国官员在内的汉族各界人士,并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从事的反日活动,也常常受到这些人的保护。后来,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张,二人便弃官归田,回到了哈达门乡中心村。

当二人看到黄嫂被押进刑场,敌人企图以此来威胁群众,以动摇

清同治元年(1862),清廷同俄国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其中第一款规定:“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其稽查章程,任便两国各按本国边界限制办理。”当时,沙俄在沿海地区,尚未站稳脚跟,食用物品皆无。占据摩阔崴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沙俄官兵,便提出进入琿春城里购买日用物品的要求,琿春协领不敢擅自作主,请示后,吉林将军批复:“准其进入琿春城内购买日用零星物件;贩运米粮牲畜,成千累万,希图获利,则按陆路通商章程办理。”同年7月21日,俄国人进琿春购买物品,琿春商民亦将杂货运到俄境贩卖。俄国人喜欢食牛肉,肯出高价买黄牛,琿春商人便将黄牛赶到俄境出售,一时间卖牛风蔓延到吉林一带。光绪三年(1887)4月,额穆和索罗佐领报称:“近日由西赶来的牛络绎不绝,或三五十数目不等,甚至有百十余头一群者,日胜一日,东行滔滔不断。盘其诘往,均称赶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卖给俄夷宰食等语。”光绪七年(1881)琿春副都统依克唐阿查禁贩卖耕牛,才煞住了贩牛风。光绪二十三年(1877)12

月,在中俄边境地区琿春境内,敬信乡大肚川、黑顶子开办集市,进行民间交易,每周二七为集市。主要进行牛、马、谷物等交易。

十九世纪80年代,琿春同俄国的边境贸易往来频繁,大批华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经商,符拉迪沃斯托克200余家店铺中有80%是中国人开设的。李金镛在《奉札议复交涉禀》中所记载:“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自通舟以来,华民日盛,务农、务工,务商计七八千人。”

边地风情

上梁谣

民谣,是一种由老百姓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不用乐器伴奏的口头说形式,表达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每一支民谣都透视着浓郁的民俗风情。俗话说,树大分丫,儿大分家。儿子大了要娶媳妇,建房造屋是头等大事。在琿春乡间,新房上梁要选吉日,邀请亲朋好友及四邻乡亲红红火火地热闹一番。

上大梁时,由司仪独唱《上梁歌谣》:“姜太公,从此过,今日上梁真不错。此木生长在太行,请到我家做金梁。”房主按老规矩在新房内摆上供桌,供酒内、五谷杂粮及汉香,还有九十九个乒乓球大小的小馒头,新房的西屋里挂一架摇车,内里也放一个小

头,房主于供桌前上香、叩拜,这之后,村里的妇女们便开始抢这些馒头。司仪接着唱道:“大梁好比一条龙,弯弯曲曲向上行。行到当中等等,单等亲朋好友来挂红。”

挂红,即在房梁上挂吉祥物。一根两米长的方木楞象征为梁,上贴“太公在此”横幅,贴一块一尺见方的红纸,画八卦,钉上一个小馒头;再挂一个装有五谷杂粮的小红布口袋,一串红布拴的铜大钱,及一小块锋铁,据说这是为了避邪镇灾。接着由司仪吆喝一声:“上梁啰。”此时,将大梁用绳子腾空吊起,众人一阵欢呼,上梁仪式结束,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喝喜酒了。

1923年末,俄方关闭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并封锁中俄边境俄方一侧,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往来中断。

(摘自《琿春满族》)

边地风情

上梁谣

民谣,是一种由老百姓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不用乐器伴奏的口头说形式,表达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每一支民谣都透视着浓郁的民俗风情。俗话说,树大分丫,儿大分家。儿子大了要娶媳妇,建房造屋是头等大事。在琿春乡间,新房上梁要选吉日,邀请亲朋好友及四邻乡亲红红火火地热闹一番。

上大梁时,由司仪独唱《上梁歌谣》:“姜太公,从此过,今日上梁真不错。此木生长在太行,请到我家做金梁。”房主按老规矩在新房内摆上供桌,供酒内、五谷杂粮及汉香,还有九十九个乒乓球大小的小馒头,新房的西屋里挂一架摇车,内里也放一个小

油灯下一位不相识的妇女守护着自己,感到似梦非梦,又不知道这是在哪。这时,小朴和老周走了过来亲切地说:“黄嫂,看看我们是谁,能认识吧?”金淑卿点了下头。小朴和老周二人把36名群众遇害的事告诉了她。金淑卿浑身是伤,动弹不了。她时常发高烧,有时烧得直说胡话,周婶就用凉毛巾给她擦脸、擦手,通宵陪在她身边。为了金淑卿早日康复,小朴和老周夫妻今天抓药,明天又烧鸡汤,精心伺候。到第17天,金淑卿能够走路了。小朴和老周用马车把她送到烟筒砬子西沟。金淑卿的家被日本讨伐队烧架了,当地群众又重新帮她搭起了一座草棚。“正海!正海!”金淑卿向着草棚,呼喊自己五岁的儿子。黄正海听出了妈妈的声音,第一个跑出来扑向妈妈的怀里。女儿贞善、贞信和贞一也跟着跑了出来,抱着妈妈痛哭失声。老公公黄玉斐光着脚走出草棚看到她还活着,也泪如雨下。“公公,这就是当年的税官小朴和老周啊,是他们救了我的命!”待金淑卿把这两天来的事一一述说,公公感动得双膝跪地,连行跪拜大礼,一家人谢声不止。

事后,金淑卿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道:“恩人不可忘,民族团结和睦不可忘!”“九一八”事变前后,她的四个孩子都参加了革命,同兄弟民族一道,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之中。(摘自《琿春满族》)